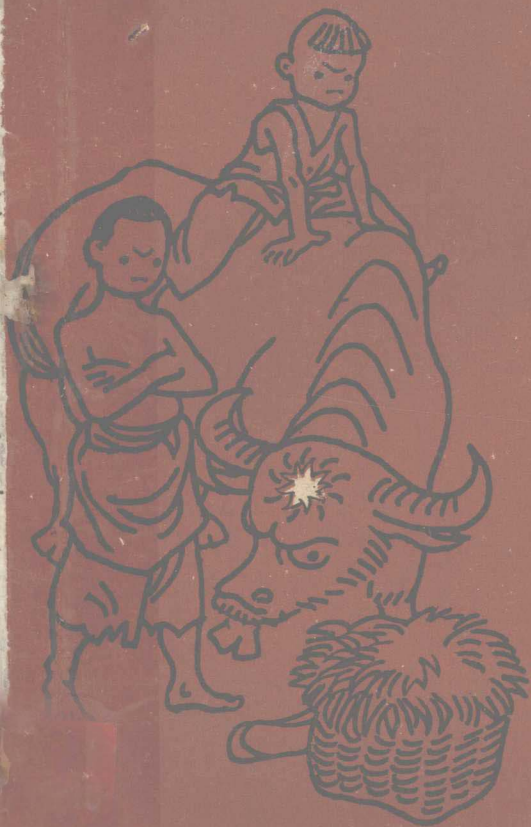


白 额 牛

天
戈



白

额

牛

天
戈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 卢 浩

封面： 方 骏

白 额 牛

天 戈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79年3月第1版

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296 定价：0.21元

目 录

白额牛.....	1
雷雷.....	21
小松鼠吱吱.....	36
哥儿俩.....	46
小勇的手榴弹.....	59
旋风口.....	84

白 额 牛

那是解放前的事了。

“要是我们有一条牛，那多美！”爸爸常常这样说。妈妈告诉我，他想牛想了三十多年啦，可就从没有法子弄到它。我家只租来三亩半山地和二亩七分河滩〔tān〕地，这样少而又不好的土地，却是我们全家靠它过日子的哩。好的土地锄呀刨的，马虎点也可以长点庄稼；不好的土地，如果下工夫不够，是长不出庄稼来的，更甭说好收成了。再说爸爸年纪老了，膝盖头又有了风湿毛病，遇着刮风下雨就要酸疼；我呢，才九岁，干活不顶事。六亩多田地单靠四十岁的妈妈和比我大四岁的哥哥，用锄头干，那是十分困难的。因此，我们十分需要一条牛。

没有牛，怎么办？只好向别人借牛使了。在我们这里，经常有牛出借的，是李二板。他是北庄开杂货店的老板，因为排行第二，人家称他李二板。李二板家只他老夫妻俩和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每年要收三百多担租谷，可他自家还种了三十多亩地，养了六条大水牛；不用说，田里的活，全是靠牛换工来干的。也不知根据

甚么来规定的：借他家的牛使用一天得用六个人工来换，还得自带饭吃；如果出不起人工，那就得出钱抵算。爸爸对这个规定很生气，常在背后骂李二板是剥皮鬼。但是，每当农时紧迫，没法子及时播种，他又只好到剥皮鬼面前请求着：“二板财主哪，借条牛使用一两天吧！”生怕财主故意作难，还先提出自己的条件：“换工么，叫他妈来；喂牛料是番薯叶加鲜草。”牛，没有自己的牛，除了这样做，还有甚么办法呢！

一天午后，哥哥和我带了只大箩筐到山上拾柴枝，拾了柴枝回来时，天已黑了。我们下了山在山沟里急急走着。忽然哥哥看见草丛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扭动：“哪是什么？”

好奇心使得我们走上前去看看。

“牛，是一条小牛！”我高兴得叫了起来。

拾得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，那是不对的。但是，在我们村里却一直留传下这么个坏风俗，拾来的刚生下的小牛小狗可以算作自己的，就象在大路边拾来的野鸡蛋一样。不过拾小牛到底没有拾野鸡蛋那么容易，那是很难碰上一回的，说不定十年八年也难碰上一回。

我和哥哥赶紧倒空大箩筐里的柴枝，把小牛放了进去，高高兴兴地抬着回家了。

爸爸知道我们拾来小牛，马上点起松明来。

小牛弯曲着腿趴在箩筐里，灰黄色的柔软的毛还湿腻腻的贴在身上，看来，它出世不久，腿软站不起来。



它昂起头怯生生地望着我们哩。爸爸用力踏一踏脚，高兴地叹一口气，说：

“总算运气好，拾来一条小牛犊〔dú〕。”

哥哥马上摸黑去菜园里摘青菜叶，准备喂小牛，妈妈也很高兴，一面催促大家吃夜饭，一面双眼尽往箩筐里瞧。

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喜事。

吃过夜饭后，就动手喂小牛。把哥哥摘来的青菜叶捣成菜汁，加上两只鸡蛋，再加上大半碗米汤，一边拌匀（据说这是没有奶吃的小牛的最好饲料），然后装进一只半边削尖的竹筒里，爸爸用一只手撬〔qiào〕开小牛的嘴巴，一只手把竹筒的饲料往小牛的喉咙里灌。妈妈顾不得收拾桌上的饭碗，蹲〔dūn〕在爸爸身边，嘴里啧啧作响地欣赏小牛。

“白额牛！”妈妈突然吃惊地喊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爸爸把手缩了回来。等他辨认出果然是白额牛后，就靠桌子坐了下来，摸出他的旱烟袋，吱吧吱

吧地猛抽，一声不响。

我们在山沟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白额牛！现在我攀[pán]着哥哥的肩头，细看小牛；它两角到两眼间的额门，的确有一大片白茸毛，晚间火光下不留意是不容易觉察的。

“哥哥，怎么办？”我说。

“别嚷！你不懂事儿。”哥哥悄悄拧[níng]了我一下。

刚才是满屋子喜气洋洋，可现在却一片沉寂。

白额牛是被人认为不吉利的，因为它的白额很象是死人的亲属戴的孝。据说谁家养了白额牛，谁家就要倒霉。生下这样的小牛，往往是要被丢弃掉的。所以妈妈这时又说了一句：“原来是人家丢掉它的，我们拾来了。”她双手蒙脸不看小牛，转身去收拾饭桌上的东西了。她的态度，我们很容易看出，是在责怪我们惹祸上门哪。

爸爸仍然一声不响地在抽烟。我蹲在箩筐边伸出手去摸摸小牛，小牛象懂事似的，把它没有角的头顶抵一抵我的手肘[zhǒu]。它很温柔可爱哩。

“拿斧头来！”爸爸猛地尖声高叫。

爸爸的喊叫，显然是命令哥哥的，但站在身边的哥哥没有动，却扭转脸朝我呶呶嘴，暗示我快去把门背后的斧头藏起来。我害怕爸爸的脾气，动也不敢动一下。

“滚开！”爸爸推一推哥哥，一个箭步就到门背后找

出那把斧头来。

哥哥着急了，拦住爸爸：“不，你不能！那……那是我和弟弟拾来的！不能……”

哥哥的话没说完，爸爸严厉地喝道：“少罗索！”看样子，还想给哥哥两下耳光呢。

哥哥不敢吱声了。哥哥也害怕爸爸发火的。

我知道爸爸要劈死小牛了。在我们村间有这么个习俗：倒霉的东西在你眼前，你要致它死命，那你就可
以避去一场霉运。

爸爸两眼恶狠狠对小牛瞪着，高举的斧头在它头顶上空闪亮。我吓的退到一边去，还用巴掌捂住眼睛不敢看。过了好一会，我没听见劈小牛声音，便从手指缝里往外瞧：爸爸手上的斧头渐渐低落下来，眼光也变得和善些；那小牛昂起头对爸爸看着，缓



缓地扭动它的脖子，它根本不知道它自己现在的危险处境哩。终于，爸爸放下斧头，伸手去摸摸小牛的额门，叹口气，说：“可怜的小东西！”

“对，不要劈死它；它的白额又不是它自己要长的，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啊！”我心里这样对爸爸说着。

我见爸爸确实不想劈小牛了，就悄悄地过去拿开那把斧头。这时，我看见哥哥在一边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爸爸仍然看着小牛。突然，他把小牛抱起来，抱得齐胸高，小牛脖颈就拗[ao]在爸爸的脖颈上。他说：

“我们不能劈你，不能给你倒霉；我们自己也不怕倒霉，多少年了，我们没有碰上你，也是过的倒霉日子啊！”

爸爸说话的声音带点喑哑，但沉重有力。他说话时，两眼死盯住墙壁上松脱了砖块的一个小黑洞，仿佛那专门把倒霉给人家的神明，就是藏在里面的。而现在，爸爸大胆地对抗它了。

一会儿，他把小牛轻轻地放下地，招呼哥哥继续给小牛喂食。他到灶间里刮下了一些锅灰，用水调匀，涂到小牛的白额上；涂好了，看了看，然后对我和哥哥说：“这不象是一条白额牛了吧！”

从此我们家里有了牛。



二

小牛长成大牛了。肚圆膘壮，浑身油亮，耙田犁地，又稳又快。爸爸妈妈很高兴，特别是爸爸整日脸上堆着笑容，见人说话都是笑呵呵的。我呢，牛是我侍弄大的，我的快乐更不用说了。不过，家里养条白额牛到底怕人瞧不起，别人也不敢接近我们；所以我还是经常用锅灰调匀给牛涂饰白额，居然从来没有让人看出它是条白额牛来，这一点也使我很高兴。牛，有了牛，全家人都觉得甜滋滋的。

同庄子的徐三叔、大全伯、二婶子、沈阿四等家都是没养牛的，平常也是租李二板的牛使。他们非常羡慕我家有这么一条牛。爸爸仗着牛好力气，总是抽工夫担犁扛耙去给他们犁呀耙的。他们要给爸爸租牛钱或是

提出换牛工，爸爸笑嘻嘻地摇摇头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。

“我可不是李二板，再说，我的牛是拾来的啊！”爸爸这么说。

一天，我和别的放牛孩子们，正在山上一起放牛，天突然下起大雨来。我因为躲雨，没有及时把牛拴起来，牛就在雨里东奔西窜。等雨止了，我找到了牛，牛在白额上所涂饰的锅灰，全给雨水淋褪了，露出了它的白额来。

“白额牛！”一个同我一起放牛的孩子瞧见了，大声嚷叫。我想制止他，不让他嚷出去，但他象着了魔似的，到处奔告别的放牛孩子们。一时间许多放牛的孩子都围拢来，一个个伸出舌头瞪圆了眼睛，就象突然间在面前冒出一个精怪似的，他们赶紧拍拍身上，象要拍净沾来的霉气似的走开了。

我家有白额牛的消息从此传开了，村里不少人看到我们家的人和牛都远远地避开，还有些人竟不敢经过我们的家门口，生怕沾染到霉气，惹个不吉利。自然，也有人不相信白额牛会带来霉运的，他们说，白额牛还不一样是牛，它有气力帮助人家耕地，只有好处，哪会是霉运！可是那个李二板对这些人说：“哼！等着瞧吧！白额牛是灾星，要尅人，要破财，如果不将它宰了，一年半载准要发生不幸的大事情。”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李二板不怀好意，他巴不得我家没有牛。在这以前，他

看到爸爸没有向他借牛使用，又探知我家里养了拾来的牛，就来我家里对爸爸说：“恭喜你好财气，养大了拾来的牛！怎么样，家里只有几亩地，养条牛划不来吧？我看，还是卖给我，照行价给钱，一分也不少。”

爸爸东拉西扯，支支吾吾的，就是不答应卖牛。

李二板没趣地走了。临走他说：“我不过路过你门口，想起你家养牛划不来，才顺便提一提的；你们既然要养就留着养吧，我少养一条牛也少烦一份神啊！”

“剥皮鬼！”爸爸望着他的背影骂了一句。

现在，李二板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。爸爸气不过，故意站在大门口嚷：“白额牛就是白额牛！死人，破财，我们也不怕，用不着别人瞎操心！”

我没有照料好白额牛，心里很难过，情愿爸爸打我一顿。但爸爸不但不打我，连哥哥好几次对我举起拳头，都被他阻止了。他自己整日闷闷地不说话。胆大的徐三叔、大全伯、二婶子他们来了，好好歹歹地说，总是安慰爸爸：“我们也都使用过白额牛的，要有霉运么？大家一起担当！”于是，他们一个个走进牛棚，庄重地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牛的白额，虔诚的神态，仿佛像举行隆重的仪式。这就向爸爸表示了祸福与共、患难同当的决心。我知道爸爸并不怕什么霉运不霉运的；担心的只是自家有了白额牛，怕邻舍亲友断了来往。现在，他可放下心来了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也好，以后省去每天的一件麻烦事（指调锅灰给白额牛涂白额的事）。”

从此我们家壮着胆养白额牛了。

三

春耕了，我跟爸爸去耙田。爸爸仗着白额牛的好力气，把二亩多河滩地犁了又犁，耙了又耙；犁得深，耙得细，把河滩地翻得象种花种菜的圃地一般。爸爸乐呵呵的，时不时抓把泥土放在鼻尖下细看，满口称赞白额牛的好力气。他预料到今年庄稼一定高产，一定丰收。

“白额牛不是灾星，是福星！”爸爸说。

从来没有看见过李二板到田头来的。奇怪，他现在居然来看我爸爸耙田哩。他站在田埂上摸摸他的短胡子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今天是犁二遍啦？”

“五遍！”爸爸快活地回答，同时高举左手，张开五个指头。爸爸是很讨厌李二板的，这会，干吗和他答话？而且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。

“好力气没处使啊！”李二板惋惜地说。

李二板这话和他以前想买我们的牛的时候说的一个意思，说我们土地少用不着一条牛。

“它是白额牛！白额牛就有这大的力气！”爸爸说，“我们穷弟兄的几亩硬板地，正要它出力哩”。

李二板脸上显出苦笑，又摸摸胡子：“有胆量，有胆量。”

“穷人嘛，顾不得那许多！我们养白额牛的胆量，就

是这么的！”

爸爸说的是老实话。李二板同意地点点头。不过随后又冷冷地这么说：“富贵在天，生死由命；金银财宝，强求不到。”

爸爸对这话显然不高兴：我们穷人管什么富贵、金银财宝？我们只要活下去，活下去！可他没有回答什么，对着牛猛喝：“驾——嘘！”白额牛受惊地躬一躬腰，拉着耙飞奔前进，泥水飞溅起来，有些泥水点子就落在李二板的脸上、身上。李二板没有介意，却鼓起眼睛紧瞪着白额牛，而且，情不自禁地连说：“养得好壮的牛！”爸爸不搭理他，赶牛到田的那边去了。李二板扭转头问我：“是你放的牛？”

“嗯，我放的牛。”我骄傲地回答。



“你喂它吃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喂，只是牵它出去吃青草”。

“我的牛也吃青草，可就养不到象你的牛那么壮”。

他这话无异是称赞我，我高兴起来：“我牵它到山脚下的汪塘边吃草的，只有我知道那儿的水草肥美。”

我说完这话，立即后悔起来，干吗把那个地方告诉他，如果他也叫人把牛放到那儿去，可不把那肥美的水草吃光了！他好象看出我的心事，连忙说：“我不会叫人把牛放到那儿去的，你放心好了；我另外找个有好水草的地方放牛。”

爸爸赶着牛又转回来了。李二板对他说：“你的小儿子，真会放牛，把牛养得那么壮。”

“他干别种活都不行，只会侍弄牛。”爸爸说，“要不是我自家有了牛，我就叫他去给你放牛好了。”

爸爸最后的一句话，使李二板很不自在。他不再说话了，转过身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李二板走远后，爸爸笑着对我说：“让他晓得我的白额牛是怎样的灾星吧！哈，哈……”

二亩多的河滩地，用不着半天工夫就耙好最后一遍，轻轻松松的。还有三亩多山地本来也该开犁的，但爸爸计划好明天给徐三叔、二婶子犁田，今天就特意给牛放假半天，这和往年春播时节的紧张、焦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了。

“牛，白额牛也罢，我们总是有了牛！”爸爸又是笑咪咪地说。

四

我放牛到山脚下的汪塘边吃草了。汪塘边的水草真肥美，白额牛在这儿吃草只要一会儿工夫就吃得肚子胀鼓鼓的。

赶牛回家的路上，我碰见了李二板，他正从什么地方回到他的杂货店去，他瞪着阴阳鬼眼问我：“是放牛到汪塘边吃水草的？”

我看看他，没有回答。

“是吧？牛去吃过水草了，是吧？”他又问。

我点点头。

他笑了，嘴巴撕咧到耳朵边，两颊间的肉鼓起来。

“哈哈！白额牛吃过了！哈哈！白额牛吃过了！”他按着肚皮在笑。

这有甚么好笑呢？我想不透。

我赶着牛离开他老远了。我仍然听见他在我的背后狂笑着。鬼知道他为什么疯笑呢？

